

在现场

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话题:母爱

◆ 姜忆琴

站在她们的墓前,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话题:母爱。母爱能有多深?一个母亲的爱可以给予多少孩子?

知青妈妈——孙文珍

她是我的荒友。她出生在西子湖畔,她的墓却落在黑龙江的索伦河边。她一生只留下一个孩子,可是每年清明在她墓前却有无数的孩子唤她妈妈。

她十七岁下乡,不久就成为这个村和方圆十几里内唯一的助产士。新生命的诞生从来是不分昼夜、不定时的,所以她从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随时待命,随叫随到,哪怕是深更半夜,哪怕是天上刮着大鞭炮。最多的时候,一天一夜她连续接生了八个孩子,24小时没合眼的她站着就睡着了,脸上还带着按捺不住的疲惫和笑容……她太爱孩子了,在她心中每个孩子都比她的命重要。她有头疼的顽症,不知多少次,她是头上扎着银针给别人看病;不知多少次,她是用嘴吸出堵在新生儿口中的污秽物,以致她吃饭

从来不敢碰荤腥物……小小乡村卫生所条件差,多少次她化险为夷。从她手中降生的千余名婴儿无一例伤亡,可是她自己却连续流产。

她第三次怀孕了,领导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许再找她!让她休息,她该当妈妈了!

可是当天晚上就有村民火急火燎地找上门,家中产妇大流血,不找她不行。她闻讯后二话没说就爬上了四面透风的小四轮车。一路颠簸,一路风雪,一路她的鲜血顺着裤腿滴答,又冻结在车板上一夜奋战,母子平安,她,却又一次流产了!

积劳成疾,她的生命定格在37岁,当时,168厘米高的她只剩下七十多斤的体重!在病床上,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她对亲人和领导留下的遗言是:把我安葬在北大荒,我舍不得这片土地和亲人。

如今她当年接生的孩子又带着孩子来扫墓了。而照片上的她依然是那么年轻,脸上依然带着对孩子深情的微笑。

母爱,深情如海!

知青的妈妈——魏阿花

她不是知青,她早年丧夫,独身一人含辛茹苦带大了四个孩子,她把两个送到了农村,所以她应该被称为知青的妈妈。

她是上海人,如果不是因为二女儿下乡的连队有一个出了工伤的当地小伙子需要到上海来治疗,如果不是她管了这份闲事动了恻隐之心,那么她就不会又成为一个东北孩子的妈妈。

从1975年起,这个只有14平方米的小屋挤下了魏妈妈一家六口人,自搭了阁楼,打了地铺,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了高位截瘫的东北儿子孙景荣。他在这床上一躺就是十来年,吃喝拉撒全靠魏妈妈。后来经手术能坐起来,还是一刻也离不了人。生过孩子的都知道最累人的是带婴儿,可婴儿总有满地跑的时候,而魏妈妈带的这个婴儿是总得抱着的。很多住过医院的人都有体会,护工最苦最累,给钱也少有人肯干,可魏妈妈这个护工不拿

钱,从50岁干到87岁,任劳任怨整整干了三十七年啊!几十年间连孙景荣的亲姐亲哥哥都早已弃他而去,与其毫无血缘关系的魏妈妈却始终不离不弃。难怪,黑龙江农场一场长由衷地说了一句话:“上海人了不起啊!”

这几年魏妈妈日渐衰老,孙景荣也年近六十。其实几十年来这个东北儿子一直是有工伤工资的,但是一直瞒着魏妈妈。消息传开后,大家都情不自禁地为魏妈妈鸣不平,魏妈妈却十分淡定,反而帮着儿子说话。农垦总局让我们征求老人的意见(是继续把人留在上海还是安排他住进哈尔滨养老院,毕竟魏妈妈辛苦一辈子了,该歇歇了),没想到此时魏妈妈倒激动起来了,她斩钉截铁地说:“除非我闭眼了,不能让孩子走!”

2012年8月,魏妈妈终于撒手人寰了。临终前,她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说:“要善待你们的弟弟啊!”

母亲走了,母爱还在!如今,孙景荣依然生活在上海这个亲情融融的家中。

同性眼光

永远的玫瑰

◆ 吴毓

曾有幸我能和上海优秀女作家几次同行出游,其中也有程乃姗,那么零距离地接近程乃姗,她给我一种很随和又亲切的大家闺秀范,一头不长不短的童花式发型,一副深度眼镜透出她的丰蕴学养,她总是呈现笑意盈盈的脸庞,一说话一口极标准糯糯的沪言软语,一点没有大作家架子,一起交谈,合影,为人谦和,有次我坐在她旁边,她打量我时,不吝赞美之词:“你的衣裳老漂亮的,皮鞋老好看的。”其实,程老师的打扮也总是很得体又漂亮,典型的上海女人味,又极具上海女人风情。

记得有次在浙江桐庐,乘在游船上,程老师给我们讲着故事,看她神情认真,娓娓道来,却不料我们听了都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笑了出来,原来她给我们讲了个冷笑话,她的诙谐幽默给我们一路带来许多快乐。程老师是个写作非常认真而勤奋又多产的作家,我读她的书第一本是《上海lady》,当时读得非常认真细致,甚至对书中的每张照片都一一浏览,程老师把上海弄堂里的大家闺秀、社交名媛、舞女、保姆等等女人的人生起伏,都披露得如此透彻。通过这些缩影,我们看到了大

上海风云变幻的历史轨迹,也可见程老师严谨的写作态度,做足了细微入里的踩点和调研,才能把大上海女人风情、上海人家旮旯都把握到极致。

程老师总是能踏准和融入上海现代化都市节拍,每每看到报刊上她的美文,我总不错过,认真拜读,她的文风一如她的打扮性情,大大方方,美丽流畅,很滋养人。

记得很久以前读过她见诸报端的《上海旗袍》,写得特别好,温婉,大气,又不乏细腻。她把上海女人那种典雅庄淑描述得惟妙惟肖,生动形象,至今我还保留这篇美文。多少年过去,程老师还总是那样优雅美丽的模样,仿佛岁月不流经她身,每年上海书展见到她时,仍是那样的落落大方,时尚且端庄。然而世事无常,人生多舛,想不到,这样的一位才情丰富、聪慧和谄的好作家,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却突然早早地离开我们,心中不免哀恸。前几日,于《青年报》还读到她的最后遗稿《栗子飘香》,想到这是最后读到她的新作,心中悲痛,这实在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文学园里又凋零了一朵摇曳多姿、美丽芬芳的玫瑰。



小憩

苗青 摄

情话絮语百字文

母爱的味道

◆ 李惠

幼年时
母亲的怀里
氤氲着奶香的味道
是世间最甜美的甘霖
少年时
母亲的身上
散发出油烟的味道
是一日三餐的熏染

中年时
母亲的房里
散发出药丸的味道
是刺鼻中草药的苦
平静的日子
如流水般滑过
随之而逝的
是母亲的青春容颜
母爱
是留在岁月里
不老的印痕
尝上一口
便钟爱一生

母亲节 祝天下母亲：青春常在，美丽永驻！

上海港华医院 整形外科

[地址]：淮海西路282号、286号 021-62807733

沪医广【2012】第12-05-C394号 有效期自2012年12月5日至2013年12月4日止